

年

卷

期

14

13

第

第

小 說 界

The Story World

Vol. XIV No. 13 (194) September 24, 1926

(號四九一第) 期三十第 卷四十第



我
畫

行發社界世說小館上

日四十二月九年五十



念紀年十三館書印務商

價廉大品贈大

底月九至日一月八曆陽店分口虹所行發海上
(定另館分埠各)

贈品種類

甲類 小學教科書

(另印甲類書目)

購滿實洋一元送

小學書
十六年份
十七年份

贈券實洋六角
代價券實洋三角

購滿實洋五角送

小學書
十七年份

贈券實洋三角
代價券實洋三角

乙類 中學教科書

(另印乙類書目)

購滿實洋一元送 贈書券

實洋三角

丙類 其他本版書

購滿實洋一元送 贈書券

實洋二角

包括屏聯勝幅碑帖畫冊及本版預定預約特價各書均屬此類

以上甲乙丙三類均照實洋計算多則遞加零數不計其購甲類書滿實洋二角五分以上不滿五角及購乙丙兩類書滿五角以上不滿一元者酌贈紀念物品但已得贈券者恕不再贈

廉價

種類

丁類

儀器

文具

玩具

照原實價

再打九折

戊類

原版西書

寄售書目

照原實價

打九五折

寄即索承單傳見另情詳



編者的報告

本刊負指導社會之責。對於不良的風俗習慣。盡力攻擊。然篇中事實。並無所專指。人名地名。都是假託。無一真名。至於特約撰稿之人。則都具真名。以昭鄭重。投稿之選擇。亦十分嚴格。其遇人地名有可疑者。（來稿中往往所記之事本係假造。而人地名則又似真的。）編者均代為塗改過。如仍有不免之處。則須由原著者負責。特此預告。務請投稿諸君注意。為幸。

下期有陳道希先生的一篇「遲暮」可算是絕妙的作品。陳先生雖不是大名家。然有此一篇。就可以稱名家了。

重慶燕雲生鑒。你所問的各種雜誌。大概都不續出了。你問何種雜誌為最佳。這是因為各雜誌有各雜誌的特點。而讀者的環境不同。性情不同。各有所好。各有各的看法。編者不能答復何種最佳。請你原諒。

□ 小說世界 第十四卷 目錄 □

□ 圖畫 □

玉琢觀音像(兩色版)

密樹小橋流水(攝影名作)

蘇門答臘之淡水湖

□ 文字 □

編者的報告.....編者

弟弟的風景照片.....胡寄塵

離耳國(補白).....胡寄塵

公事.....黃葉

幽弦

朱振霄

小詩(補白)

饒榮春

青年創作集(七)

徐實君等

扁舟(補白畫)

胡亞光

馬上的友(續)(完)

唐小圃

文壇秘錄(七)

編者輯

印度人之幻術

胡寄塵

敲詩小集(二次揭曉補錄五次題目)

編者

小說枝談(續)

蔣瑞藻

勞苦世界(長篇小說)(續)

伍光建

810.5

598.5

2

600736

熱症之後欲得強健復原必須服用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即如徐明和先生之確據

疾病能使身體衰殘者甚為衆多即如癆瘵傷寒猩紅熱症及長熱不退等患在中國為害最烈因地處溫帶血液易於敗壞往往症雖治愈其毒尚滯留血中患者身弱肌瘦且腦筋逐漸衰弱胃納少進難期體力復原以上皆係險象因循不治即成血薄氣衰虛癆之症成矣或極重者轉為癆瘵是以此輩所亟需者乃是鮮紅稠濃之新血能使全體腦筋強健則週身均皆強健有力矣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所造強健之新血能使全體



效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大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大洋八元郵力在內

衛生小書有益於閣下者奉送

局原班郵送各一本 韋廉士大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係美國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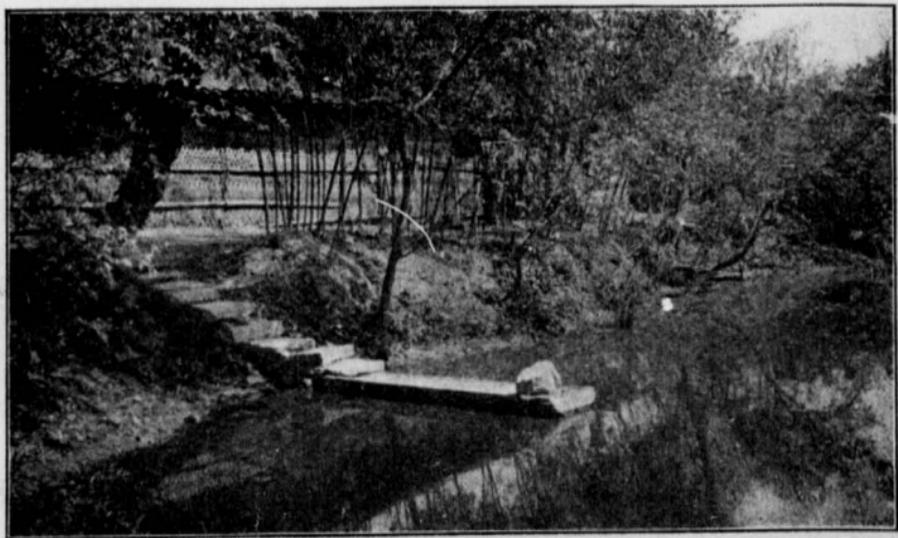
名醫康健談及忠告婦女如欲索取祈寄一明信片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

皮年治色愈是補友身而時千發東驗體
 膚新愈補補身耐丸人體胃發九盛現足可
 諸傷丸丸之之強心及勸日口時百號在可
 恙血之功奇壯連服服余見全愈廿為為確
 廉士胃薄功壯服服試衰失胃三司理其屬矣
 醫對氣效乃深於服漸服二服章廉士今多藥大熱頭量等症
 生于消衰乃是為昔日皆現下竟告效於
 藥婦化腦筋衰殘曾少
 局科各瘋筋衰殘曾少
 函各症濕骨痛
 函購每尤為一
 購症痛為一



玉 琢 觀 音 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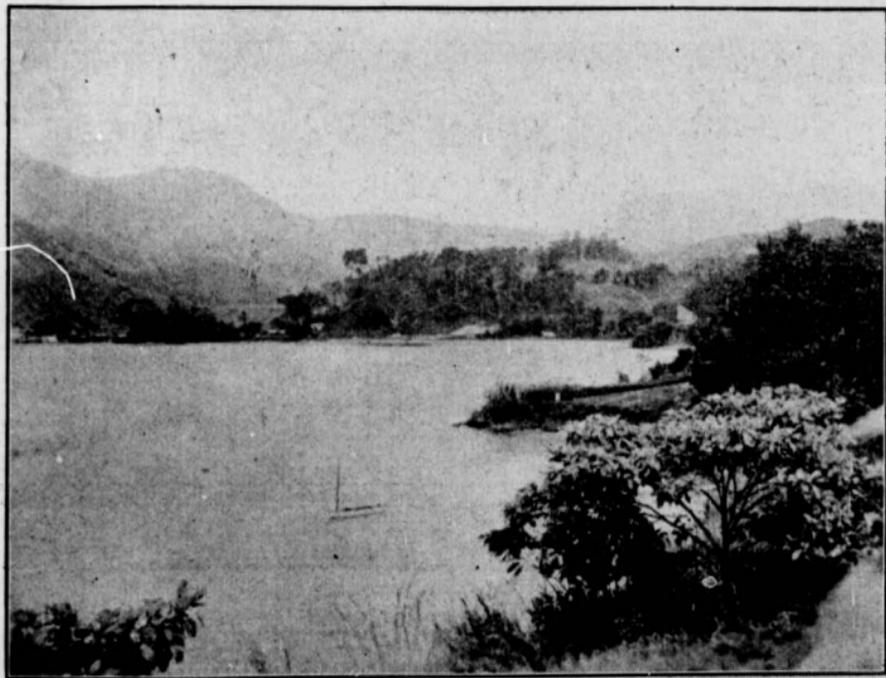
此像爲白玉琢成舊供於玉佛寺今已失去不知在何處矣



(作名影攝)

水流橋小樹密

蘇門答臘之淡水湖



周夢泉君贈

弟弟的風景照片

胡寄塵

弟弟是F先生的兒子。他今年纔七歲。好一個天真爛漫的孩子。他本來是有名字的。但是一家的人都叫他弟弟。不呼他的名字。自從他的父親F先生和他的母親C女士。他的哥哥T.A.以及他家裏的僕人。沒一個不呼他弟弟。這也是一種親愛的表示。

弟弟跟着他的父母和他的哥哥。新從西湖旅行歸來。從西湖帶來的東西很不少。如藕粉。杭菊花。榧子。天竹筷子。零零碎碎。帶了許多回來。而弟弟也拿他母親給他的錢。買了一張風景照片。

這照片是湖心亭。一個土墩。在水中間。墩上幾株樹。和一個亭子。在實際上。這地方并不十分好。亭子已破爛得不堪了。幾株疎疎的樹。也遮不了曬在頭上的太陽。當他們遊湖心亭時。不過走了一週。就回到小艇上。盪向三潭印月去了。但是在照片上看起來。卻非常的好看。他們打照相館門外走過。弟弟獨看中了這一張。費了兩角小洋。買了回來。



回到家中。第一次遇見的人就是他家的女僕。弟弟第一句話就是告訴女僕說。李媽。我們回來了。你看。這是西湖。這是湖心亭。一面說。一面從衣袋裏摸出一個洋信封來。從信封內拿出那張照片來。給李媽看。李媽看了。不很領會。說道。這是一所房子。還是一個廟。弟弟很興奮的答道。這是湖心亭。他在水中間。我們是坐船去的。

這時候。鄰家的孩子荷兒也來了。弟弟忙呼着他道。荷兒。我們從西湖回來了。你看。這是西湖。這是湖心亭。一面說。一面又將那照片送給荷兒看。

荷兒看了一看說。湖心亭。不算稀奇。我們上海也有。弟弟道。沒有。荷兒道。有的……在城隍廟裏。弟弟問他母親C女士道。媽媽。城隍廟也有湖心亭麼。C女士道。有的。但不及西湖的湖心亭好。C女士一面說。一面看見了荷兒。呼着他道。荷兒。我給你一把榧子吃。就將從杭州買來的榧子挖了一大把。給荷兒。荷兒接着。放在衣袋裏。手裏還拿着那張湖心亭的照片。翻來覆去的看。好像是捨不得放手。弟弟看見荷兒也會欣賞那張照片。是和自己表同情了。覺得荷兒比李媽好。因為李媽看了一看就跑了。不知道這張照片可愛。荷兒卻很喜歡這張照片。

F先生和C女士離家數日。剛剛回來。瑣屑的事情很多。管他們自己去料理。李媽也忙着料理家事。各人都走開了。只有弟弟和荷兒在客廳裏玩。玩得倦了。荷兒纔回去。弟弟纔上樓來倒在牀上休息。弟弟睡了一回。等到醒轉來。已是吃晚飯的時候了。李媽已把晚餐預備好了。放在桌上。招呼大家下樓來吃飯。F先生。C女士。T A。弟弟。同坐在一桌吃晚飯。F先生隨口說道。昨天這時候。我們還正在湖心亭遊玩。今天這時候。我們已經到上海了。C女士一面吃飯。一面答應着。

弟弟一聽見這話。連忙放了筷子。伸手往衣袋裏去摸。摸了一回。帶哭着說道。媽媽。我的照片。那裏去了。C女士道。問你自己。一面說。一面代替他向衣袋裏去摸。摸了一回。說道。沒有了。在樓上麼。T A代答道。沒有。我剛才從樓上走下來。不曾看見。F先生道。莫不是放在抽屜裏麼。或者放在枕頭底下。那個去代他找一找。

於是T A就丟了筷子。往樓上去替他找。李媽也在客廳裏各處找。找了一回。都說。沒有。沒有。C女士道。這樣。那裏去了。李媽在客廳裏答道。莫不是被荷兒偷了去麼。C女士道。這也說不定。回頭責備弟弟道。誰叫你要給他看。

弟弟禁不住要哭了。飯也不吃。只拿着袖子揩眼淚。T A在樓上聞言也走下來了。說道。這是弟弟自己不好。誰叫你給他看。他來了。你何不藏起來。

弟弟受着C女士和T A的責備。便忍不住放聲大哭起來。李媽帶罵着說道。荷兒這小孩子。真不成器。一見了人家的東西便要偷。

O女士還是說。只怪弟弟不好。誰叫你拿出來給他看。……好了。不要哭了。這怪不得別人。

F先生聞言。卻帶笑着說道。這又怪不得弟弟。有了好的東西。深深的藏起來。不給人家看。豈不是所謂「衣錦夜行」麼。你要知道。他自己賞玩的快樂。那及得和朋友一同賞玩的快樂。所以他寧可被人家偷去。叫他不要給人家看。他是辦不到的。

李媽道。荷兒不好。不應該偷人家的東西。F先生道。荷兒偷東西。固然不是。然而弟弟所愛的東西。他自然也愛。既然愛上了。又想不到手。只好偷了。這樣的事。不但是小孩子如此。就是成人也不免如此。而且比他更甚。從前爲着攘奪人家的珍寶。而設法誣陷人家的。不知多少。這比偷更酷毒了。一張照片和一件珍寶。價值雖然不同。然而是一樣的道理。

C女士道：「你的話說得太遠了。」

F先生也不管。只是接着說道：「從一方面說固然怪不得弟弟。從又一方面又要怪弟弟。就是怪他不該有這張照片。古人說過的「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又說「漫藏誨盜。」像他這張照片。是不值錢的。所以只不過被人家偷了去。也就完了。若是有了值錢的珍寶。恐怕還要遭着更利害的禍。」

C女士道：「你的話越說越遠了。」

但是F先生還是不管。還是繼續着說：「這個道理是不錯的。我們從這一點小事上。可以看出很大的道理來。」

C女士帶笑着問道：「如此說來。我要問你。你的話自相矛盾了。你常常說。賞鑑美術品。是人的天性。所以人家收藏美術品。是應該的。又說。一人賞鑑。不及和朋友一同賞鑑。但是後來又說。被人家見了就要被人家奪去。又說。與其被人家奪去時因而遭禍。不如不有。這樣。豈不是自相矛盾麼。請問你。到底要怎樣纔好。」

F先生慢慢的答道：「這卻不難。有一個很簡單的解決方法。就是各人自己不必收藏。而建立一個公

共的美術館。收藏美術品。大家一同賞鑒。豈不是兩面都顧全了麼。

C女士聞言。覺得這話很對。說道。這倒是不錯。但是T A還不十分領會。默默的不發一言。弟弟更不能領會。還在那裏一面吃飯。一面拿袖子揩眼淚。

李媽尤其不能領會。勞勞叨叨的罵着荷兒道。荷兒真不成器。見了人家的東西便要偷。又安慰弟弟道。這張湖心亭的照片不好。又小。又不清楚。明天另買一張更好的罷。(完)

離耳國

(寄塵)

山海經。海內南經云。「伯慮國。離耳國。雕題國。北胸國。皆在鬱水南。」伯慮國。北胸國。郭璞註。皆云。未詳。離耳國。郭註。「鑊離其耳。分令下垂。以爲飾。」雕題國。郭註。「點涅其面。畫體爲鱗采。」按山海經之言。雖荒唐。未可盡信。然點涅其面。畫體爲鱗采之俗。至今有之。即昔人所謂文身。今則有一部份變而爲刺花黨矣。此人所共知。不必言。至於郭氏所謂鑊離其耳。分令下垂以爲飾。疑即後世女子穿耳之起源。蓋始則鑊離其耳。分令下垂。繼則穿孔而以珠玉懸之。其風至今未盡改。是爲離耳國之遺俗歟。

商務印書館最新出版

哲 學 辭 典

特價及贈券期於陽曆十五年九月截止

特價三元二角
贈券實洋六角

全書一、二、三、四面
布面精裝一巨冊
定價五元郵費二角

樊炳清編 此書說明各種哲學名詞，并列哲學名家之小傳，且旁搜及與哲學相關各科如心理學、社會學、美學等之重要名詞。各相題材之性質，或辨析同異，或敘述變遷，或援引例證，解說明淺，詳略得宜。排列以首字筆畫多寡爲次。卷末附有中西術語中西人名之對照索引各一，尤便檢查。全書編纂歷時七載，稿經數易，此其蒐羅之宏富，詮釋之審慎，可見一斑。蔡子民先生序稱：

「此書網羅西洋哲學名辭甚夥，每辭下附有英、德、法、三國文字譯名多取通行者；雖未敢謂悉臻妥洽，然讀其註釋，可知原文之意義；其有西文一名而中文異譯者，釋文中亦備列之，其爲用書者計，可謂周至。」是書功用可以概見。

香皂果有改變皮膚的能力麼？

凡是香皂都應有改變皮膚的能力
但是除這種棕欖香皂以外恐怕未
必真有此種能力了
棕欖香皂自古到今有數千年傳
下來的功效和信用世界上已
經沒有人不知道了他清潔皮
膚的力量不論那一種都不能
及他既有

這樣大的
清潔力那自然能漸漸改
變皮膚黑者白粗者嫩了

注意 現在市上所售的棕欖香皂香料已經加
重再成以美麗的紙盒格外來得佳妙了

各處大商店均有出售

上海四川路
十二號棕欖公司啟



美製皂



精



李君閒着沒事，便去訪問他的朋友方君。他踏進方君的書室時，卻見方君正在忙着整理書桌子裏的東西，見李君走了進去，即點了點頭，指着旁邊的坐椅道：

「請坐，請坐！對不起，待我整理好了，再和你閒談吧！好在沒多時候就要理好的。」

「你忙你的，本來，我沒有什麼事。」李君靠在坐椅的背上說。

「老朋友，我也不同你客氣。你倘要抽煙，那你身旁的几上，還有幾支白金龍；你倘要喝開水，那邊靠壁的熱水瓶裏有的。我手太髒，你還是自己動手吧。」方君眼注在桌上，口向着李君說話。

「理會得！」李君隨手在煙罐子中抽了一支紙煙，燃了火吸着。

「你知道嗎？」方君仍是理着東西，隨便地說，「老姜已到了南邊來哩！是前天晚上到的麼？」李君搖了搖頭，吐了一口煙說：「沒有知道。不過在前幾天的報紙上，似乎聽見過有這麼一段記載。」

「你可知他此次南來，究竟爲了甚事？」方君把一枝鉛筆，在桌上輕輕地敲着，微笑地說。

「我還約略記得：那報紙上好像說，他有什麼公幹嗎？」李君仍是吸着紙煙，隨吸隨噴，一縷縷地輕煙，在他面前繚繞着，像輕雲薄霧般的騰起在他們兩人的中間。

「那你像在這煙陣中瞧人哩！」方君仍忙着整理他的東西。

「本來誰耐煩管人家的閒賬。」李君仰起了頭，從口中噴出一縷很長的煙來。

「但怕不由你不管這閒賬吧！」方君向他瞧了一眼，笑了笑說。

「怎麼——要我管他的閒賬嗎？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李君把吸剩的紙煙，向痰盂中一丟，「嗤」即冒起一縷絕細的殘煙，慢慢地散滅在空氣中間。

「怕的便在今明天，他要來找你哩！到那時你自會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可又來我最不喜歡的是說模稜話。有話爽爽快快地說。」李君不耐煩似的，走到靠壁的小桌子旁邊，旋開了熱水瓶，倒了一杯開水，捧着在室中閒步。

「味！」方君失笑道：「怎麼你那李大哥的性格，至今還沒改嗎？」
叮鈴鈴！叮鈴鈴！……

「呀！對不起。老李！你給我聽一聽，是誰打來的電話？」方君把桌子上的東西，歸納到抽斗裏去。
李君即放下杯子，走到電話機前，把聽筒湊到耳朵上邊，問了一聲：

「喂！誰呀？」

「喂！是不是方公館？」

「是！找誰？」

「方君在家嗎？」

「在家，請等一回兒。」

李君向方君招了招手，方君即放下了手裏東西，把破紙擦了擦手，趕忙走過來接了聽筒。

「喂！你是誰？」

「……」

「唔！可有什麼事？」

「……」

「在，在——在這兒。」

「……」

「很好！很好！再會！再會！」

方君放下聽筒，即笑向李君說：「開賬來了。老姜請你和我晚餐，叫你等在這兒，六點鐘，他放汽車來。」

「他怎麼知道我在這兒，卻來問你？」李君問。

「他說，他打過電話到你家裏，你家人回他不在，纔來問我的。」

「你一個人去吧！我還有旁的事，怕不能奉陪。」李君喝了一口開水，拿了帽子，想走出去。

「唉！這算什麼？你明明閒着，怎的推說不去？他委實有事煩你哩。」方君面對着李君說。

「你是知道我的，我最怕官場中人。他現在已做官了，雖然以前也算是我的朋友。」

「不，他還是以前的老姜，沒一點兒變樣，雖然現在做了官。況且我們是老朋友，我們儘可敝我們的朋友之情；你只當他沒有做官就行哩。況且他特地請你晚餐，你怎麼好不去？況且禮無不答，他既誠心地請你，在理，你得走這一趟。」方君侃侃不絕地說。

我忍不住笑道：「他誠心請我嗎？」

「當然的。」

「怕未必吧！他不是請的我，也不是請他以前的老朋友；他要請的怕是能給他利用的另外一人！這人，也可說是能够給他管閒賬的人；也可說是我的軀壳，便是老李兩字！所以他請的是老李，決不是請的我。」

「啊！……」

「老實對你說：要是他把老朋友放在他的眼裏，也不會在一個電話裏面，像喚當差般的想把

老李喚去了。那當然，他要喚的是一個當差般的人——能够給他呼喚的人，決不是我，也決不是他的老朋友。」

「這怕是你的多疑吧？也許他公事忙，沒得空……」

「好哩！你不說他沒有什麼公幹嗎？再會吧！」李君點了點頭，自願走出去。

方君忙趕到李君面前，攔阻住了說：「但你得告訴我，憶花老四，現在什麼地方？」

「憶花老四？哈哈！這便是他的公事嗎？他還沒有忘記，倒也是個多情的人唔，不錯，他做官了，應得娶幾個姨太太，纔成個樣子！」

「那你告訴我吧。只有你或者知道她的所在。」方君瞧着李君的臉兒，像要在他臉上，找尋出那個憶花老四來！

李君大笑道：「哈哈！那你未免問的太奇怪了！我不是替人家管閒賬的。鑿子中的姑娘，今朝相識，明日便忘，誰還放在心上？況是他的相好，他不知道，我怎知道哈哈……」

李君一路笑着出來，到了家中，還忍不住時時地發笑！

(完)



幽弦

朱振霄

一天吃過了夜飯，懶洋洋沒目的底走出家門口，舉起左手看一看，僅有七點四十分。襟上兜着月光，我茫然走着，不知路之遠近，忽忽已行到很冷靜的市外了。後來行到一所竹園，那竹葉在風中打戰着的聲音，驚人如啾啾的鬼語。我因而連想到幼時聽過底鬼的故事，馬上就覺得身旁和背後，好像正立着許多猙獰可怕的惡鬼，目光如火的瞰着我，若有所試。這時我竟不敢前進，更不敢後退，心不由主的舉起兩手遮瞞了眼睛，一若我看不見鬼，鬼也看不到我了。轉念一想，癡立在這闕無人跡的曠野，終不是結局啊，深悔方纔吃了飯，沒有坐定了看小說，或是覆幾封攔了許久懶着寫的信，總是好的。怎地心血來潮，想出來走走了？煩惱不尋人，人自尋煩惱！

再後我鼓着勇氣，張開眼睛，很快的向前後左右一閃，那裏有鬼呀？我自己忍不住笑了。但是——天星月之下，映着參參的古樹，和前面黑叢叢的竹林，便別無所有了，形單影隻，終覺太清靜，仍使我恐怖！

我想到現在拮据的生活，早晚是要逼我走到自殺的路上去，那麼我自殺了，不也就變了鬼嗎？他們快要我做我的同伴了，有什麼害怕呢？我膽就一壯，現在所處的地方和回家的念頭都已經忘了似的，再慢慢的踱近方纔認為害怕的竹林。蒼茫的月色中，也辨別不清遠近的村舍，只有遠處送過來幾點明滅不定的燈火。

「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最也確切不過的！我早年何嘗不高唱過：做人像做場夢，而且是一場惡夢，什麼戀愛什麼結婚？不過是一幕戲罷了！犧牲無數寶貴的光陰，來換這一刹那的迷戀，唉，何苦啊！但是我現在呢？我有妻子，更有子女了！出乎爾反乎爾者，上帝自然要給他災難受的，這是自作自受。

娶妻生子是富人的專有權，窮人可羨而不可效的，這是多麼悲痛的一回事。我甘冒不韙，還沒

有充分的經濟能穀養活妻子，就匆匆忙忙的和她結了婚，現在事過境遷，纔感到懊悔，已是晚了。當時我原想再遲幾年，等我有了相當的積蓄，再和她成親的。但是訂了婚約，卻把婚期延擱二三年，誰也要說閒話的，並且那時之我，年少的狂熱，如沙漠中的旅行者，絕了飲水，渾身的血彷彿沸了一樣，自從認識了她，天真爛漫的她，正像找到了甘泉一般的歡樂，訂了婚約，恨不得早一天就和她組織起小家庭來。

我當時只知我是愛她的，她也愛我了，那什麼問題都可解決了，誰逆料得到有今日之我們呢？我對於妻很抱歉的，她嫁了我，就跟我一塊兒受罪，沒有穿過一件華麗的衣服，沒有陪過她遊山玩水，沒有……我是這樣的一個男人，不中用極了，慚愧極了，怎能做她的安慰者？但是我體會得到她的可憐，恐怕她至今尚沒有體貼到我的苦衷吧？

我一月中所賺有限，老是東移西挪，不穀家用，祖宗又沒有遺產留給我，這麼拮据，她仍會逼着我，我要這樣要那樣，她何會知道甘苦？雖則經我左說右說的央求，她肯含糊的收回成命，不過我的心太苦了啊！這樣的家庭，活來也沒有意思，還是早點死了的好。

我可憐她，我又恨她，未免太矛盾了嗎？總之，我之不能拿物質來安慰她的苦衷，她不能加以體諒，就不能拿精神來安慰我，這可憐她的心，總敵不過恨她的心呀！

她明明知道我都裏沒有領到薪水，前天晚上仍和我吵了半夜，臨到末了，便搥大的罵小的，把無知的小孩來出氣。豈知我並不肉痛，反正我死了，什麼都管不了啊！

唉，死纔是唯一的安慰！看我死了，她再同誰賭氣？誰像我一壁受她氣，一壁仍在求她？

不過三個小孩，太可憐了，最大的只有十歲，不久就要做無父的孤兒！那第三個愛囡，生下來還不到半年，父親還不會喊，父親就棄她而逝了，永久的永久的不給她喊，這多麼可痛啊。我的妻也一樣的可憐呀！年方三十，卽喪所天，從此孤幃寂處，我實在太忍心了。但是她總得原諒我，生比死還苦的我，只得硬着心腸了，請她別怨我吧！

百折的迴腸，在心內反覆的轉着，晚風襲人，頗有涼意，我身外是覺得冷了，但是裝滿無限悲憤的火藥的腦子，只需一星星的火來燃點起來，就會火山般爆烈了。

已走到竹林之中了，再穿過去也沒有什麼意思，還是立定了看看竹葉間的天地人影與葉影，

隨風閃動在地上，四圍如蒙了一幕黑紗，只聽得竹葉瀟瀟瑟瑟的亂響，草地上有時也發出細碎的細聲，擡頭看看枝葉交叉間的一輪明月，分外明朗，我於是默無一語的在幽靜中立着。

這個月要付的房金和吃的米燒的柴炭，至少要有五十元纔够開銷，但是現在袋裏五元還不滿，如何辦法是好？她明明身邊稍有積蓄的，我答應她暫時移來一用，等部裏把欠薪發了，如數回她。她總是不答應我，寧可讓我一再出醜在朋友面前！「同牀異夢，」我想到了這事，我就恨她。不，我自己不能給她許多錢化，反而向她告借，已是慚愧了，倘使再要恨她，我還算得人嗎？我不恨她，我到死也不恨她。

六歲的二团，昨天我從外面轉來，他追着問我，答應他的小皮鞋，有沒有買回？我騙他忘掉了，明天一定去買，當時他稚弱的心靈，悲傷極了！雙淚盈睫，牽着我的左手，哭喪着臉道：「爹爹！你什麼天天說明朝的？」我一時竟回不出話來。我是他父親，天天延擱他，天天騙他，這是做父親的應該的嗎？我摸着袋裏的皮夾，一壁思道：哦，這裏面還有四元十只角子，距離五十元，差得多咧，左右是不够的，我還是化掉三元，買一雙小皮鞋給他吧！那麼我死了，他或者會念到，爹爹是愛我的，但是上帝呀！自

私自利的父親，怎配來受純潔的小孩的眷戀？

身外是呼呼的悲風，口內是無限的苦澀，心內的悲苦，比身外的風口內的苦澀覺得還要難忍。類唐零至此，亦復奚言。走走！回去！我便踏着月光，一壁走一壁自言自語：

「算了算了，不再要想那些無謂的事了，死纔是唯一的安慰啊，管不了他們，既想求死，現在還去想她們做甚呢？」

(完)

小詩(二首)

(榮春)

一

落葉呀！

這沙沙的響聲，

或者就是你悲切的嘆息？

二

朋友！

莫流着眼淚吧！

黑夜盡了，

纔有破曉的光明。

商務印書館三十三年紀念

儀器文具大廉價

再打九折

儀器標本

理化器械化學藥品模型標本
俾延聘理化專家悉心製造近
製新學制高小用各種儀器標
本模型尤便教科代訂歐美製
品取價亦廉

音樂用品

擊簧準確式樣新雅學校應用家庭娛樂
均極合宜此外手拉風琴軍笛軍鼓等亦
均價廉物美
國語留聲機片 八張二十四元
每張三元五角
外國國語留聲機片 十二張三十六元
每張三元五角

中西文具各種

本國筆墨	自來水鋼筆	各式紙簿
信封信箋	自來水毛筆	算尺規尺
鉛筆橡皮	墨水墨汁	華文打字機
活動鉛筆	繪畫器具	西文打字機

照原實價

照相用品

本館經售德國伊卡照相鏡映
影片機攝影片機放大器幻燈
及其附件鏡頭精確機件靈巧
製造完固式樣新雅

運動用品

本館運動用品種類齊全質地堅固競賽
或練習應用均極相宜

教育玩具

本館製造教育玩具皆合兒童心理質料
堅固構造精巧饋贈兒童實為無上妙品

上列用品印目錄承索即寄

限期上海發行所虹口分館陽曆八月一日至九月月底(分館另定)

念紀年十三館書印務商

品贈大書圖書外教科版本

閱贈單傳印另法辦品贈書科教

購滿實洋一元

贈送實洋書券二角

購五角以上未滿一元者酌贈紀念品

本館經營出版事業已三十年發行圖書將及萬種其中除各級學校教科用書外約可分為下列諸類均由各科專家擔任編輯新穎精當極合學者研究及各界閱讀之用

- | | | | |
|------|------|------|------|
| 文學用書 | 科學用書 | 政法用書 | 實業用書 |
| 教育用書 | 兒童用書 | 婦女用書 | 中國舊書 |
| 新文化書 | 字典辭書 | 各種叢書 | 通俗用書 |
| 碑帖畫冊 | 屏聯勝幅 | 小說雜誌 | 外國語書 |

報彙書圖印另

特價書四種

哲學辭典

洋裝一巨冊 定價五元 特價三元二

英漢英文習語大全

雙解一巨冊 定價六元 特價四元

以上兩書特價均於九月底截止

顧氏文房小說

一函十冊 定價六元 特價四元

漢魏叢書

四函四十冊 定價廿四元 特價十六元

以上兩書特價均於八月底截止

限期

店分口虹所行發海上

曆陽

底月九至日一月八

(定另館分)



青年創作集(六)

風雪哀鴻

徐寶君

北風起勁的呼呼吹着，葉已盡脫的合抱大樹，被怒風掃的搖搖顛動。鷄毛似的雪片，趁這怒風的餘威，一陣陣的飄下，頃刻間地上就鋪了一層白銀的地氈，漸漸的加厚起來。

在這寒天雪地底曠野，踽踽走來一位曲背的老者，背上負了一個粗布袋，手裏握着一枝拐杖，因為身軀已失了平均力，行動起來，不得不倚賴這枝拐杖了，走一步，向前挪一挪；這樣在這碎石和泥雪凍滑的道上走着，格外感覺困難，時時被那怒風吹得身子恍恍的搖動。凜冽的北風，由他單薄的棉袍，侵襲到肉體

上；雪花一片片的打在面上，發出深長的噓氣，辱邊的冷空氣裏，只見一點微露樣的熱氣。過身的纖維，戰慄的抖索着，一步步的往前進行，走過的白雪上，深刻的印着他來往的履跡，沒有第二人攪雜在裏面。

他一直走到一所破廟門口，站着雪積滿的階上，急促的喘氣，不由的嗆咳起來。一扇破門，忽然呀的開了，一個十多歲的孩子，着一件小棉襖，一條破爛的夾褲，抖抖的站在門裏，仰着頭喊道：「張伯伯！你老人家回來了嗎？」嘴唇顫顫的合上。老者還沒有來得及回答，接着廟裏，發出一種婦人聲音道：「琪兒！你還不快點攙張老伯進來，讓他在大雪裏咳嗽嗎！」這小孩聽了，即忙出

來找這老者走進破廟。——這回破廟，已舊得頹壞不堪，四圍的土牆，已有幾處倒缺，粉飾的白壁，被風雨的剝蝕，所剩無幾了；屋頂上的瓦片，已零亂殘缺，雪花仍從瓦隙裏飄下來，地上的幾尊斷臂斷手，佈滿蛛網灰塵的泥塑的神像，今天已積上一寸多厚的雪了。左邊地下鋪了一些枯枝樹葉，上面坐了一個婦人，手裏抱着一個吃乳的小孩，僵縮在一團。她身上只穿了一件單薄的舊褂，被寒氣欺侮的面皮凍成青紫色了，兩個紅腫的眼眶，滿着着晶瑩的淚珠。老人一進來，這婦人即忙站起來，問道：「你老人家回來了，快坐下來歇歇罷！外面這樣大風大雪，累你老人家吃苦，我心裏實在過不去啊！」說着，便把老者身上負的布袋解下。這老人嘆得只喘氣，半晌纔斷續的歎道：「唉！這日子真無法過啊！昨天米還賣五百文一升，今天已漲到六百了！你一件舊棉襖，只賣了四百文；人家都不肯要，還是我哀求着一個人買的，一升米錢不夠，我只好買了半升多回來，把今天度過了，再談明天的事罷！敗兵還是一陣陣的潰到A城，城裏昨天晚上又遭了一次劫劫，不知又死了多少人，市面都閉了，買半升米，著實不容易

啦！唉！像我這樣行將就木的人，在這亂世，還不如死了乾淨啊！」說完連聲歎息，扶着拐杖，慢慢的坐在右邊地下鋪的一條破板凳上。這婦人在他歎息聲中，便把破門掩上，抓了一堆敗褲，放在離老者尺來遠的地上，擦根火柴燃着，大家聚攏來，取這微弱的暖氣。一陣大風，從牆上破洞裏吹進，把地上熊熊的火灰，吹得飛了起來，飄漫的旋在空中，大家驚異的望着，忽然呱的一聲，先給老者開門的那孩子哭了，眼裏迷了神灰，用手揉着，越哭越利害；因為他小手染滿了灰塵，一起揉在眼裏了。那婦人苦着臉道：「乖乖！不要哭罷！——唉！不是那些潰兵擾得我們無家可歸，那裏會在這破廟裏受苦呢！——你好乖！不要哭，拿衣服揩揩就會好了。你曉得，你一哭，我心裏多麼難受啊！」懷中抱的小孩，好像了解他母親話裏的悲哀似的，不覺啾啾啾的哭起來，他母親拍着他唱着催眠歌，給他睡去，地下坐的小孩已不抽咽的哭了；只有破被上坐的老者，不時地發出深長的太息，兩隻枯槁不活動的手，伸在這地下餘燼上烤着，兩眼靜默的垂下，墮到深思裏去了。

這婦人的丈夫去年死了，今年生下一個遺腹子，還有一個男孩子，今年十一歲了，家裏也有點薄產，住在A城。這老者是她緊隣，人也慷慨得很，年紀有七十多歲了，是一個饑居者。自上星期H軍和S軍開火，忽然H軍戰敗，潰退在A城，就燒殺起來；他倆人屋子，不幸也被火燒成一堆瓦礫了。

他們逃出城，就在這所破廟裏安身，三九的天氣，幸而還不太十分冷。逃出來的時候，身邊也沒有帶錢，一點零用的東西也沒有帶，要用起來，一樣都沒有，她只好把自己身上衣服脫下來與當，買個罐子和幾升米，回來煮煮充饑，這老者只好在她一塊吃點。這樣過了幾天，身上的衣服差不多都當光了，不幸今天又大風大雪，寒冷異常，肚裏又餓，想來想去，無法可想，只好自己忍着冷，把身上小襖脫下，拿給張伯伯到城裏去當。張伯伯勉強冒着風雪，走到城裏，費了多少唇舌，纔賣了四百文，買了半升米，又在大雪裏走了回來，已是吃力的喘不過氣來。好容易在地上歇歇，烤烤火，身上纔有點暖氣，腦裏不覺胡思亂想起來：「覺得自己這麼大的年紀，還遭這個苦劫，在孤兒寡婦前吃口飯，與自己良心

上實在過意不去！今天在道大雪裏來往奔波，纔給她買來半升米，今天算是可以度過去了！但是明天呢？明天又是如何過法呢？」不由的老淚縱橫，放聲痛哭了！

唉！這也是國內戰爭，人民所受的痛苦之一幕啊！

小探險家

莊建章

那個多山的村落，是一塊極幽靜的所在，四面的山峯，重重疊疊，圍得像個桶箍般，深深地把村落夾在中間，受山上樹林的點綴，一片的叢碧色，伸張到天涯絕處，和天連成一色，難以望得明白，真不啻所謂桃源了。那居住山外的人，從來不曾有誰知道，有這勝境隱匿着，只道這種深山窮谷，一定多生着獸類，萬想不到有此奇妙之地，所以沒人敢冒險去探訪，和山裏的人互相往來，因此人跡不到，永遠和世人隔絕，算是個世外的絕境了。

山外靠近樹林那面，有一間小茅屋，住着一個少年人，姓名却難以記得，人家只叫他「小探險家」。這孩子生來膽略過人，曾讀過些書，小來便歡喜打獵。家裏倒還富足，只可惜他的父親，

從幼就棄了世，堂上只有母親。因他生性孝順，爲人又很聰敏，所以人家的孩子，很歡喜學他的榜樣；他又好探險，而探險的本領很高，人家叫他小探險家，大概也因此意吧。

有一天，紅日剛冒出海裏，天色微吐魚白的時候，他便約了鄰近幾個同伴，帶了些獵槍、皮囊，和一隻馴養的獵犬，別了他的母親，跟着衆人一齊到深山裏去了。

他們正在一路行走，一路有說有笑，好快活！一會兒，小探險家高聲喊着：「獵犬失蹤了。」這麼，倒把衆人嚇昏了。大家忙住了口，一齊過來問個清楚，怎的失去了獵犬，和失去多少時候。小探險家答個仔細。衆人聽罷，都很願意替他去尋，便分道行去。衆人散了。那條山路頓時冷靜得多。

小探險家見他們都已散了，剩了他一個人，獨自走着，心裏十分躊躇，好覺得不自然。癡癡地站在路上，一會子說不出話來。忽然從山谷裏來了一陣腳步聲，倒把他吃了一驚，心中十分狐疑，暗道：「這樣深的山谷，那裏來的足音。恐是我走路的腳聲的回響吧。」靈的他連忙止住了步，但是那足音仍是不絕。一陣

陣傳遠過來，「奇了。」一陣怪叫聲，從他嘴裏發出來：「那是更奇怪，什麼地方來的這足音？恐怕是我的獵犬，迷途在此吧！」他一面說着，一面照着那足音走去，用他尖銳的眼光探察。漸漸沿着山路直行，行了一程，豈知那聲音越加遠了，弄得他沒好設法。再仔細一瞧，却一些沒見有甚麼。那獵犬的踪跡仍是杳然。一般同伴，也不知去向。他這樣一直等下去，怕不要心焦麼。

「旺旺旺！」那裏來了一陣狗叫聲，傳到他的耳朵裏，使他一聽喜歡起來，知道自己的獵犬，近在這邊了。連忙抖擻精神，一鼓勇氣，提起兩腳，一直向路上前進。跑了幾時，這條延長的山徑，跑到盡頭。他一眼瞧見對面有一個小山洞。洞口狹窄得很，差不多五尺光景，只容一人可以進出，再瞧裏面非常黑暗，全無一線光。他的好奇心怎的不動，便不管有人沒有，只喊叫：「洞裏有人在麼？」好久不聽得什麼。等了一歇，才聽見有旺旺的吠聲。

小探險家懂得這叫聲是他底獵犬，所以他一聽就高興得很，不顧好歹，歪轉着身子，極力擠進洞裏去了。

他到了洞裏深處，却見微微現了一線天光，揉著眼一看，那

洞比起先大得多些。再走了幾時，方才見前面有一排叢林，遮蔽了洞口，他攀去了許多樹枝，鑽出洞口，忽然看見天了。繞着樹林裏邊過去，抬頭一望，眼前仍有些矮樹，碧綠的長得很好看。他走了又走，對面遇見一個生客，立刻問了一聲：「先生，你可看見我的狗麼？」——是一隻獵犬。那人眼睛注視他好久，現出奇怪的樣子。一會功夫，才說出幾句話來：「是的，我剛纔見牠朝這條路上奔去。但是，先生，你從那裏來的？你的衣服，爲什麼和我們兩樣？」他心裏也不奇怪，只支吾着：「可不是麼？」

這人不多問，答了一聲，「再會！」照着樹林中進去。他也仍趕着路程，一直望前經過了許多紅屋子，石宮院。他站定了東西觀看，一幕幕村景都映到他的腦裏。眼見得許多農夫，很忙的來往，做他們的工作，田中的稻差不多成熟了。他們的田畝，種得很秩序，沒有混亂的樣子。

後來他過了許多異樣的人，他們鬍鬚黃得像麻一般，那碧色的眼睛，深深陷入眼眶中，穿的衣服也是不同。總之處處地方，很使他奇怪。因他從來不曾見過這種人，這塊地方，也是他夢想

不到的。但是他這般大驚小怪，莫不使他們也一樣的神奇。現在他已知道山中有這個勝境，猜想到他打獵的時候，所聽見的空谷中足音，原從這裏去的。

後來他的獵犬尋着了，他心裏說不出的快活。牽了獵犬，各處遊玩了一番，覺得興趣很濃，幾乎忘了回家。後因天氣漸漸要昏黑，只得依着原路，到了洞外，也不尋同伴們，只願獨自回家去了。

這時候，太陽早已落山多時，一輪明月高掛在樹林上，幾棵明星燦爛地映着天空。

小說世界 青年創作集





馬上之友 (續)

日本國木田獨步著
小圃 譯

我問道：「往那裏洗馬去呀？」

少年答道：「往蛇池去。」

我驚問道：「蛇池？」原來這個蛇池，在山環裏，四圍生着老樹，蒼鬱繁盛，碧綠的池水，清湛異常，是個極幽寂的所在；膽小的少年們，是不敢輕易前往的。

我又問道：「不論何日，總是在蛇池洗馬麼？」

少年很坦然的說道：「是的。」

循着田圃的道路，大約走過十丁，便來到約有四五十人家的小村。那條道路，橫斷小村，漸漸聽見流水之聲，是從竹林裏面出來的。

不大的工夫，來到池邊，那少年，很輕捷的便下了馬。我也攀着鞍子，從馬上下來；但與其說是下來，不如說是溜下來，較為適當。

那水池的一邊，有一灣淺水，突出池外，卻是一處洗馬最相宜的所在。

池的兩旁，有峻峻的山，相對而立。西岸的山影，雖然陰黯，東岸的山上，因受西傾的秋日所照，卻甚光明。這一天，因為沒有風，所以碧澄澄的水面，平如明鏡。山影，樹影，倒映池中。那池的中心，很寂寞的，映着幾點白雲之影。

少年牽着裸馬，走入水灣，來到水深沒膝之處，便開始洗馬。我立在岸上望着，我把自己所騎的馬，繫在一棵楊樹上，使牠任性的吃草。

馬和少年的周圍，一圈一圈的波紋散布，日光映着活動的波紋，這是何等的美麗呀！

我大聲向少年問道：「這匹馬也洗麼？」我這句話，剛剛出口，立刻起了返響，散布於水面。那少年，仰起頭來，滿臉帶着優婉的笑容，望着我輕輕的搖首。此刻眼前的光景，儼如畫一幅圖，已經深深的印入我的腦中，永遠不能忘卻；所以直到現今，我一想當日的光景，仍然是如在目前一般。

過了一會兒，那少年，洗完馬，上岸來了。

我向少年問道：「這匹馬，爲什麼不洗呢？」

少年答道：「因爲這匹馬，備着鞍子呢！我們回去的時候，同騎這一匹馬，那匹裸馬，是要牽着回去的。」他一邊說着，一邊坐在草上休息，我也就坐在他的旁邊了。

我問道：「我騎馬，也能騎得很熟悉麼？」

少年說道：「當然能的，你常常騎，就熟悉了。」

我問道：「你今年十幾歲啦？」

他答道：「十五。」

我說道：「你若是十五，我們還是同歲呢！從今天以後，我要天天騎馬，請你教導我！」

他聽了我的話，臉上略微的一紅，然後說道：「我那能教導？你若是願意學，必須求我父親教導！因爲我父親是騎馬的好手啊！」

我問道：「你父親，是騎馬的教師嗎？」

他說道：「是的，當年藩主學騎馬，就是我父親教導的。」他說到此處，他的臉上，不由得現出得意之色。

我聽了他的話，對於他的父親，立刻加一番尊敬之意。這個少年，我自從初見面的時候，就很滿意；到了此時，更加親近，倒像是相交甚久的好朋友了。

我對他說道：「從今以後，我每天必來找你，我們一同玩耍。」

他也以好友待我，很親近的對我說道：「好！你祇管來！好在我也不上學，也不往旁處去，每天總是在家的。」

我不加思索，便向他問道：「你為什麼不上學校呢？」

他很誠實的說道：「父親不教我去。」停了一會兒，他立起身來，又說道：「我們回去罷！」

於是我們同騎一匹馬，我騎在前邊鞍子上，他騎在我的身後，他手中還牽着那匹裸馬。從水池旁邊出發，向歸途走去。難得他騎在馬後，依舊是自由自在的御馬前進。那馬走過田圃的道路，來到國道，又從國道，走入松杉夾植的道路。秋日甚短，已近黃昏，路上的空氣，澄清如水。道路兩旁的樹木，

密密的排列，從那乾枝枯葉之間，仰望蒼空，有時看見星光一點兩點。少年口中作響，催馬前行，兩馬的蹶聲，非常勻整。我在此時，萬事皆忘，祇覺滿心歡喜而已。

從這一天以後，我幾乎每天必到那少年的家中去。我們兩個人，各騎一匹馬，並頭而行；或是在那松杉夾植的道路上奔馳，或是旋繞小丘一周，也有時到蛇池去洗馬。就是這麼樣，送我那有趣的光陰，這種有趣的光陰，是我以前所未經過的。

據說這少年的父親，名叫系井專造，以前爲藩主的馬術教師，領地一百五十石，度的是很充裕的歲月。但自維新以後，家道中落，到了近今，便漸次艱窘了。專造的艱窘，固由於時勢變遷，然而大部分的原因，卻是因爲他特別的怪脾氣；這是聽一般人所傳說的，我在當時，尙未深信，及至與那少年訂交以後，時常見這位老人，我這纔知道傳說之言的，確不錯。

這位老人，除了馬術以外，無他技能，簡直是個目不識丁的人。他的脾氣，又非常頑固，連一點發展生計的事也不作。他若是專專的不作，也還好，原來他不但不作，並且對於發展生計的事，極力的反對，所以陷入現在的艱窘之中。

在艱窘中，以賃馬爲生業，固無不可；但這位老人，賃馬並不是專爲生業，他一半也是爲發洩他胸中的惡氣，這是實在情形，確有證據的。例如中學校的學生，巡警，或是鎮甸上的青年人們，到他家賃馬，他對待這些人，如同對待自己的徒弟一般，必定說騎馬的姿勢，應當如何如何，刺刺不休的苦教訓一陣。若是遇見氣弱膽小的人，經他這一番教訓，下一次便再不敢領教了。然而他卻因此非常得意，必然說：「現今的這些孩子們，到底是不能騎馬喇！」

系井專造取這種態度，因爲他已經是個老人，原無不可；惟有他的兒子系井國之助，太可憐了。他原在初級小學校讀書，他父親無故教他退學，使他在家專學馬術。他說，若不專精的修習馬術，便無以對祖先。像這個老人，自己失學，不但不後悔，還要使他的愛兒，也終於無學，這纔是頑固已極呢！

我因爲與國之助結交，深知他的境遇，我對於他，不能不表十分的同情。我把種種的書籍，借給他看，他對於書籍，如渴思飲的一般，讀完一書，又讀一書，僅僅三四個月，就把我借給他的書，全都讀完了。他最愛讀的書，是譯本魯賓孫漂流記，和鳩魯別斯的海底旅行；舊書之中，他所愛讀的，是源平盛衰記，和三國志等等。

我對於他，不但借與知識的泉源，並且給與他許多的空想。這些空想，確是與他的前途，大有益處的。

我同他並馬而行於田圃道旁的時候，所談的話，無非是將來的空想。他有一次對我說道：「我以為乘馬不如乘船，乘馬不能橫行五大洲，乘船卻能環繞地球。若是乘起船來，不知怎樣的愉快呢！不論如何，我是要乘船的！」

記得在翌年正月的下旬，有一天夜晚八點鐘的光景，我從同學的家中玩耍回來，行到松杉夾植的道路上。我一個人正在向前走着，忽見系井國之助迎面而來。我見他決不是往日快活的樣子，滿臉帶着愁容，因此我問他，為甚麼這樣的愁煩；他對我說道：「我與父親拌嘴了。」

我驚問道：「因為甚麼呢？」

他說道：「我把乘船航海的目的，對父親說了，求父親贊成；並且求父親准我到東京去，營謀五年，以期達到目的。父親聽了我的話，非常有氣，對我叱道：「乘船算得什麼！你要知道，你是武士之子！以武士之子，而想在船頭上生活。這是何等下賤的事！」父親所說的話，非常橫暴，因此我也爭執

了兩三句話。不知怎麼，父親哭了，他老人家說道：「我竟被親生之子所愚弄，這是何等的遺憾！像你這樣的孩子，這麼早就想作事，這是我沒想到的。你想離開家麼？也好！不論往何處去，任憑你的便！但有一節，你既是走了，就不必回來了！」我母親聽了這些話，也哭了，我漸漸的也哭了。我雖已向父親謝罪，然我仔細一想，像我這樣不幸的人，恐怕沒有了罷？」他說完，還是低着頭發愁。

我問道：「那麼，你現在想往何處去呢？」

他說道：「我此刻不想往何處去，祇得暫時忍耐；等到萬分難忍的時候，祇有逃走之一法而已。」我說道：「那麼，你此刻就到我家裏去罷！」我把他延到家中，用許多的言語，安慰他一番。

他實在是不幸的少年哪！他的哥哥，在幼時已經死了，現在能爲他盡力的，祇有他的父親，無奈他的父親，又是個舉世無兩的頑固老。他若是個沒有志氣的少年，也還好些，偏偏他胸中潛伏的壯志，如同烈火燃燒的一般。以這麼有志的少年，爲家庭所壓迫，朝朝夕夕，屈服於馬背之上，這是何等的不幸啊！

能知道他的心的，祇有我一個人，所以他極親近我，並且遇事與我商議。我們幾乎日日見面，我

若是三天不去訪他，他一定前來訪我。

我們兩個人，雖如此親密，但是運命，竟把我們置於狹徑，而不許我們互相往來了。在我十六歲那一年的春天，我叔父忽然招我到東京去留學，直到起程的四五日以前，我纔把上京的話，告訴國之助。

國之助聽了我的話，驚愕異常，像是出於意料以外。他起初不甚相信，及至他知道確是事實，立刻變了顏色，默然不語了。

起程的前一天，我父親爲愛兒出門，特招請我的同學人們，在家中開慶祝之宴。這種宴會，當然是要請國之助的，但是他卻沒到。

那天的夜裏，我接到他的一封信，那信中的大意是：「君往東京，則僕遂無朋友矣！自明日以後，尚有誰與僕並馬而行乎？尚有誰與僕互談衷曲乎？誰憐僕之志，而慰僕乎？又尚有誰知僕之志，而勉勵僕乎？於今日而言此，似近於慙；然使僕立志者，君也，此恩決不敢忘！僕將來誓貫此志，亦望君永不忘僕也！」我讀完這封信，不由得流下淚來了。

翌日清晨，我與父親，從家中起程。母親，弟弟，同學，以及親戚，全都送行，直送到嶺的中腰一家茶館。從故鄉到海口，約有五里（日里）之遙，在那個時代，這五里地，是要乘人力車的。父親送我到海口，卻是乘馬車過嶺。我在起程之前，極想與國之助一見，我必定送我一程；及至來到嶺中腰的茶館一看，卻單單沒有他，真令我大失所望。我覺着此事，非常奇怪，我一邊向前進行，一邊思索。及至來到嶺巔的茶館，忽見一個騎馬的少年，立在高處，正向下邊望着，原來正是國之助。他勒馬走近我的車旁，笑着說道：「真早啊！」僅僅說了這一句話。

人力車前進，馬也隨着前進，他的馬，和我的車，並排而行；但是馬上的人，和車上的人，雖欲說話，卻又無話可說。

我說道：「就送到此處，請回去罷！」

他低聲答道：「那裏，再送幾步！」他靜靜的走着，越過嶺去，又走了半里，馬與車，仍然是並排而行。

我說道：「就送到此處罷！」

他說道：「再送幾步！」

我說道：「怎麼樣，你若是一味的送，也就一同上京去了。」

他說道：「若能一同上京，我雖然很歡喜……」

我和他全都默默無言了。此刻野地的菜花，散亂的開着，天空之上，霞雲輝映，有時有幾個雲雀，飛鳴而過；不論眺望何處，全是很好的風景。

面前橫着一條小河，有座石橋，搭在小河的兩岸。國之助行到石橋，突然勒住馬，停止前進，說道：「就在此處分別了罷！再見！」他說出這句話來，他的眼中，已經飽含別淚了。

我的車，行過兩三丁以後，回頭一望，尙見我那少年，立馬石橋，向我這邊呆呆的遙望呢！我在車上，也不由得潸然淚下了。

我一到東京，便給他去信，他也有回信給我，但是僅僅這一次。後來我給他寄去三四封信，他始終也沒有答復。我也不知從何時起，把這件事，也就漸漸擱置起來了。

我直到十七歲，全是住在東京；後來便進了江田島的海軍學校；出了江田島，便上了軍艦，始終

也沒回鄉一次；所以國之助後來的景况，完全不得而知。我的父母，是我在江田島的時候，也移住於東京來了。

原來國之助就是我在江田島的時候，逃出故鄉，來到長崎。至於離了長崎以後，怎樣爲船員，怎樣升到事務長，他沒十分對我說，我不甚知道；然而因爲是他，我可以斷定，必是由勤勉而來。怎麼樣？這總算是一段珍奇的話罷？就今天說，我和他已經一別十年了，誰想到在後備丸，並且在大連灣地方再會呢？至於當乍，我們兩個人，一同乘馬，今天我們兩個人，卻是一同乘船，這又是誰想得到的呢？我等大尉把這段珍奇的話說完，便不經意的向他問道：「系井君祇給你一封回信，後來你給他三四封信，他爲什麼始終沒答復你呢？」

大尉說道：「啊啊！這一節，我也向他問了，他很坦然的對我說，在那時候，連買郵票的錢，都沒有啊！」

我於是與大尉一同舉起杯來，祝系井國之助的健康。

(完)



金聖歎之子孫

清初金聖歎以哭廟一案。身罹大辟。妻子發配甯古塔。三百年來。關內人無知聖歎有子孫者矣。據近人魏劭卿雞林舊聞錄所載。(按此書印於林吉。關內人見之者甚少。)今吉林甯安縣。有地名金家沽。其居民多姓金氏。說者謂卽金聖歎之子孫也。其人不識不知。惟以漁獵爲生。蓋已變而爲蠻民。不自知其爲名人之後矣。

又清初無名氏所著哭廟紀略。謂聖歎被難時。其子曾請崑仙問後事。判曰斷牛。不知何解。既發配甯

古塔居老屋三間。偶見屋後有斷碑焉。撫之。僅存一牛字。其識乃驗。而雞林舊聞錄則謂。宣統元年甯安有人掘地爲陷窰。深八尺。得破硯焉。背刻楷書聖歎二字。又有篆文猿字。雖略有破損。猶可辨認。蓋爲聖歎故物也。按一猿一牛。後先若相映帶。而破硯之出。又適在清室將亡之日。自迷信者視之。必以爲其中有無窮之玄妙也。(秋山)

辜鴻銘之嫉俗詩

辜鴻銘先生。精通歐洲數國文字。其中文所造亦極深。而性情執固。議論乖僻。對於女界新流行之風俗。尤不滿意。數年前。曾有詩痛斥之。其警句云。千古傷明妃。都因夏降夷。如何漢臣女。亦欲作胡姬。讀之。可想見其憤世嫉俗之深。就事實論。固然偏激。就詩論詩。亦可誦也。(秋山)

陽曆九月底截止

發售特價
祇售四元

英華合解 英文習語大全

A Complete Dictionary of English Phrases

翁良 楊士熙 合編

精裝一巨冊 定價六元 郵費 國內二角 國外七角

三十年紀念大贈品期內贈書券實洋八角

(陽曆八月一日起至九月底止)

本書係「華英合解辭彙」編者翁良先生與楊士熙先生竭七年之力蒐輯而成。包含習語共有四萬八千句之譜。例句甚富、釋義亦詳。其精粹完美、為任何中外出版之同類語典所不及。排列以第一字之字母為序、語首不明者、另編索引、檢查極便。所蒐習語約分下列數類：

成語 Idioms	方言 Dialects	他國成語 Foreign Idioms
俗語 Colloquialism	格言 Maxims	複辭 Compound Words
俚語 Slang	諺語 Proverbs	其他雜語 Various other Phrases
廣東語 Cant	術語 Technical Terms	

商務印書館出版

商務印書館三十年紀念 兒童用書大贈品

陽曆八月一日至九月底(分館另定)

購滿實洋一元送

實洋書券一元二角

購滿實洋五角送

實洋書券六角

(辦法與小學書同詳見傳單)

兒童文學叢書

本叢書文字圖畫，都能切合兒童心理，分故事小說詩歌劇本遊記笑話兒歌謎語等十類，各出多冊，定價每冊五分至一角。

托爾斯泰兒童文學類編

分故事物語寓言民話小說五種，興味濃澁，有三四年的國語程度，都能了解。

兒童史地叢書

書分甲乙二種，每編各出多冊。文字圖畫，簡明活潑，使兒童在閱讀有興味的故事中，增長許多史地的常識。

兒童理科叢書

本書目的在使兒童知道一點科學常識，所選材料，都是兒童日常常見的事物。已出三十餘冊，定價每冊五分。

兒童藝術叢書 兒童衛生
兒童手工叢書 兒童音樂
兒童工藝叢書 故事遊記
兒童世界叢刊 常識談話
兒童遊藝叢書 童話圖書
幼稚用書

另印兒童書目贈閱

上海棋盤街發所行·北四川路虹口分店



印度人之幻術（胡寄塵）

中國一切藝術。莫不與印度有密切之關係。如圖畫雕刻等。所受印度之影響皆甚深。即拳術亦有一部份來自印度。如少林拳爲達摩所傳是也。凡此人多能言之。不俟吾贅述。吾今所欲言者。卽爲中國江湖賣藝者流。有所謂「變把戲」者。其術疑亦自印度來也。（此種把戲。略與西洋人所謂幻術相似。然幻術是機械的。此則非機械的。今以其相似也。故仍以幻術名之）。

晉宋人小說中有記天竺胡僧事者。有記申毒（卽身毒）道人事者。其斷舌吐火。飲水成霧等事。絕與後世變把戲相似。蓋此時僅天竺胡僧。申毒道人能之。中國人尙不能也。

搜神記云。晉永嘉中有天竺胡人。來渡江南。其人有數術。能斷舌復續。吐火。所在人士聚觀。將斷時。先

以舌吐示賓客。然後刀截。血流覆地。乃取置器中。傳以示人。視之。舌頭半舌猶在。既而還取含續之。坐有頃。坐人見舌則如故。不知其實斷否。其續斷絹。取絹布與人。各執一頭對剪。中斷之。已而取兩斷合視。絹布還連續。無異故體。時人多疑以爲幻。陰乃試之。真斷絹也。其吐火。先有藥在器中。取火一片。與黍糖合之。再三吹呼。已而張口。火滿口中。因就蒸。取以炊。則火也。又取書紙及繩縷之屬。投火中。衆共視之。因見其燒蒸了盡。乃撥灰中。舉而出之。故向物也。

拾遺記云。燕昭王七年。沐骨之國來朝。則申毒國之一名也。有道術人。名尸羅。問其年。云百四十歲。荷錫持瓶。云發其國五年。乃至燕都。喜銜惑之術。於其指端出浮圖十層。高三尺。乃諸天神仙。巧麗特絕。列幢蓋鼓舞。繞塔而行。人皆長五六分。歌唱之音。如真人矣。尸羅飲水爲翳霧。闊數里間。俄而復吹爲疾風。翳霧皆止。又吹指上浮圖。漸入雲裏。又於左耳出青龍。右耳出白虎。始出之時。才一二寸。稍至八九寸。俄而風至雲起。卽以一手揮之。卽龍虎皆入耳中。又張口向日。則見人乘羽蓋。駕螭鶴。直入於口內。復以手抑胸上。卽聞衣袖之中。轟轟雷聲。更張口。則羽蓋螭鶴。相從口中而出。尸羅常坐日中。漸漸覺其形小。或化爲老叟。或變爲嬰兒。倏忽而死。香氣盈室。時有清風來吹之。更生如向之形。呪術銜惑。

神怪無窮

按。細觀上文所記。曰天竺胡人。曰申毒道人。皆印度人也。其所演之術。皆後世所謂變把戲也。此種把戲。自晉宋時由印度傳入而後。則中國人遂亦能之。至今不絕。然今之印度人。則未聞有能此者。惟前見申報轉錄前清光緒十四年之該報。中有記印度異人一則。其人蓋亦尸羅之流也。

光緒十四年申報所載原文云。

印度有異人焉。其生也不知其何年。其死也不知其何日。其來也不知其何處。其去也不知其何方。其事跡之怪怪奇奇。實有人目所未見耳所未聞者。噫。是殆鍊形之士乎。近閱歐洲報載。有某英人來稿一則。稱述異人之事甚奇。據言某於十四年前。往印度地方遊歷。凡該處之士君子。多與之遊。有一友係印度部民。固年高有德者流。閱歷甚深。見識甚廣。因與爲友。常與談論天下事。一日友突如其來。忽而言曰。有一異事。君願聞之否。緣近有一異人。新到本境。不知其從何而至。且不知其歲幾何。想與青山同壽矣。其人善死。死而復活。活而復死。曾無已時。今其人已算定死於本城。君其欲觀其死葬。以及復活否。某聞之。念天下之奇。安有奇至於此。諒爲無稽之語。然既有是說。亦不可不一往觀之。因曰。

既有此異。余深願得一見之。不知君肯爲余介紹否。曰是何難。今其所定死期。仍未能屆。乘其未死。與之結識。得以暢談今古。何如。某喜極。因偕往訪焉。既至。見其人貌古樸。望之似四十許人。身甚壯。頂踵不留毫髮。目灼灼有異光。因與之言。詎異人英語甚精。無煩通事。以爲代達。因與閒談瑣事。友乃附耳而言曰。君可問上古大水陸沉時事。抑問印度開闢情形。某聞之。不禁惘惘不知所爲。以爲人縱通神。安知數千年前之事。因爲問及里士斯沙之事。在一千五百零三年時。迄今殆已有四百年餘矣。異人聞問。乃一一縷陳。并言此事當日余曾在場。但其中情形。後人所傳者。因世遠年湮。故不無有稍歧之處。某聞語益詫異不勝。因又問勿里文仰事。按勿里文仰。乃美國人。數十年前。曾奉美廷委爲猶打地方總督。自創模文教。稱爲聖人。雖仍奉美之正朔。然自主其教。美亦不敢過問。固亦一時之雄也。某以此事爲問。異人曰。此事亦嘗聞之。惜道阻且長。當日尙未與其人會晤也。某復與論吉里爵付臣在印度所行之事。言之妮妮。其語甚詳。且言吉爵當日在印之時。與之往來甚稔。云嗣某與談印度當日情形。異人曰。當日西人在馬打刺士第一次登岸時。余曾目覩也。所言之事。多非人間語。談未久。某卽興辭而出。沿途思索。搖搖如懸旌。念天下之奇。何至於此。閱數日。友復來曰。異人算定須死四十日。已

定於本日某時屍解。盍往觀乎。某欣然允之。既至。則人山人海。壅塞不堪。某至。諸人讓路與行。時該部之王。亦在焉。場中搭一木架。異人端坐其中。諸徒環侍兩旁。異人因與徒言語。甚細。聽之不甚了了。有頃。曰。時已至。吾須死矣。時在場見者盡譁。無不欲躋前看視。旋見異人身搖搖不定。諸徒環坐誦經。未幾。聞異人長吁一聲。而氣絕矣。死後。諸徒乃近前探其舌而反之。時王已預備巨袋。并棺槨等。徒乃將異人坐置袋中。旋以索牢縛袋口。王乃以印封蓋。旋取袋置棺中。外加鎗焉。其匙王自佩之。卽委禁軍將其棺舁入後宮。另以一室貯之。親加封鎖。並派禁軍輪流防守。不得少懈。欲覘其異。衆乃散去。時見之者。均竊竊稱異。恨不能卽到四十日之期。無何。期屆。往觀者益多。擁擠道中。路爲之塞。時王卽由宮中啓門。命舁棺出。親爲啓視。並出其袋。王驗之。封識宛然。絲毫未動。因爲啓視。並無臭穢氣。諸徒乃將異人捧出。見其狀。仍如初死時。惟身蹣曲而已。徒乃具沸湯爲之沐浴。未幾。足能略動。徒乃扶之臥。並取藥油拭其頂。及背。更以藥水抹其鼻。藥水之味殊烈。不知爲何品也。拭畢。並探其舌而正之。諸徒復環坐誦經。如送死時。約有一二刻久。卽見異人筋絡稍爲跳動。俄而動愈甚。後復長吁一聲。兩目復啓。徒乃扶之坐。時諸人觀者均已結舌出神。不知所自。時異人舉目見王。亦能認識。因與王點頭。以眼色

授徒。命諸人且退。衆乃散出。惟異人及徒在室中。翌日覓之。已不知其蹤跡矣。自茲以往。十餘年來。不復得知此人消息。非一大奇事哉。某西人之言若此。並言此係目擊情形。並未稍加粉飾。以駭人聽聞。竊按此事聞所未聞。若異人者。出沒無常。見首而不見尾。其殆神龍之流亞歟。竊聞之印度爲古佛國。明心見性之士。多毓其間。故多有能服氣鍊形之術。意者異人得其秘奧。故得神仙羽化之旨也。錄叨報。

按其後註「錄叨報」三字。叨報爲何報。不得而知。總之。此爲四五十年前印度人所變之把戲也。上文所記。其事有過於神怪者。未便卽信。然「變把戲」確爲中國江湖賣藝者之一種技術。而此種技術。來自印度。更無可疑也。此等印度僧人。或爲「密宗」之支流歟。

「記印度異人」一則。係從申報轉錄而來。脫稿而後。復聞有人已將申報上所載此等文字。輯爲一書。名曰松蔭窟漫錄。此則收入與否。尙未及檢閱也。編者附記。



敲詩小集

(第二次揭曉補錄第五次題目)

第二次敲詩小集。已在本卷第八期上揭曉。至於遲收到之各卷。未及列入者。爲補錄於此。(按。本雜誌因銷數甚多。印刷費時。不得不提前發稿。故八期發稿時。此諸卷尙未收到也。)並將其中理由之佳者。選錄一二。以代表其他。原題及編者預擬之答案。均見第八期。

北京鮑丹雘君答。(一)幾點。(二)聲。(三)落。(四)放。宜昌曾屏之君答。(一)歷歷。(二)寒。(三)滿。(四)放。吉林張宗仁君答。(一)隱約。(二)聲。(三)老。(四)一。宜昌朱祥應君答。(一)隱約。(二)殘。(三)老。(四)泛。杭州紫薇花偶答。(一)歷歷。(二)寒。(三)老。(四)放。無錫季君答。(原只於信封上書姓。未具名)。(一)隱約。(二)殘。(三)老。(四)一。菱湖朱紫庵君答。(一)歷歷。(二)殘。(三)落。

(四)泛。菱湖孫穀成君答。(一)歷歷。(二)寒。(三)落。(四)泛。浦東鍾竹友君答。(一)幾點。(二)殘。
(三)落。(四)泛。(七月二十八日以後收到者。待後補錄。)

選錄理由。

第一題

星而曰疎。其祇寥寥幾點也必矣。毋須再明言幾點也。用「隱約」則與下文明字矛盾。故不如用歷歷。蓋星既曰疎。自歷歷可數矣。(會屏之)

幾點與隱約。似不能向人明。歷歷則星雖疎而猶明。故鄙意以歷歷爲佳。(孫穀成)

既曰「疎星」。當僅「幾點」。故「幾點」二字。可不必用。「隱約」與「明」矛盾。「歷歷」頗有疏的神韻。故鄙意以「歷歷」爲佳。(紫薇花偶)

幾點與隱約。俱不能將明字襯出。若云歷歷。則星雖疎。而明字可以顯著矣。故以歷歷爲最佳。(朱紫庵)

第二題

本題以用「聲」字爲佳。云出霧遲者。當以「聲」字爲主。「殘」字雖含有意味。但云「鐘殘出霧遲」字面上反將「聲」字隱去。殊覺欠妥。而天寒則又無霧。故不如逕用「聲」字。藉以形容鐘聲因霧而傳達遲也。（鮑丹雘）

此句之意義。在以出遲形容鐘聲。「殘」「寒」二字。皆可爲出遲之原因。而「殘」「寒」意義兩不相關。取此失彼。勢難兼顧。若「聲」字則謂出遲之原因。皆寓而有之。故以聲字爲最佳。（張宗仁）

第三題

「老」字有冬日氣象。「落」字殊普通。「滿」字雖較「落」字爲佳。然不敵老字也。（紫薇花偶）
用落用滿。均嫌顯明無味。惟老字最有含蓄。蓋葉既老矣。落無日矣。預知葉落之可傷。見葉老卽難已於愁。詩人之情懷也。（朱祥應）

第四題

本題以用「放」字爲佳。蓋「一」字太簡單又乏意味。「泛」字雖較佳。然含有浮遊之意。而釣船非遊艇可比。不宜用「泛」字。「放」縱也。云放釣船。則有聲有色。意謂此釣船縱之使往釣魚去也。（鮑丹雘）

春江不似秋江寂寞。「一」字似不妥。泛字亦嫌平淡。不如用「放」字最爲有神。蓋羨春江之魚下舟之初也。(會屏之)

第五·次·題·目

(一) 亂山○吐日 朝 徐 初

(二) 一個漁船○點燈 一 數 幾

(三) 落花時節○江南 到 夢 憶

(四) 窗○青山似髻圓 外 上 隙

各題以何字爲佳。請指出。並說明理由。

附應徵條例

(一)讀者可隨意應徵。(二)以理由充足者爲優勝。(三)應徵時不須附寄郵票。來優勝者亦無獎品。以矯詩謎之弊。

小說枝談 (續)

諸暨蔣瑞藻孟潔

琵琶記

明人論曲。嘗以琵琶西廂並稱。亦曰崔蔡二家。(亦見莊岳委談)嗜好不同。強爲左右。其實於高王之作。一無所得。由不明曲家流別故也。夫西廂北曲。琵琶南曲。南北既分。作法自異。不特此也。元明之際。所爲南曲。與明中葉以後諸本殊科。夷考其故。殆緣弋崑兩調所用不同。崑曲行腔。特多委婉。文章語意。因曲轉折。故其氣味往往異致。中晚士人。每以所見爲繩墨。批評雖多。又何當乎。(胡應麟云。近時左袒琵琶者。或至品王關上。余以琵琶雖極天工人巧。終是傳奇一家語。當今家喻戶習。故易於動人。異時俗易懸殊。戲劇一變。後世徒据紙上。以文義摸索之。不幾於齊東下里乎。又云。西廂主韻度風神。

太白之詩也。琵琶主名理倫敦、少陵之作也。西廂本金元世習、而琵琶特創規模、無古無今、似尤難至、才情雖琵琶大備、故當讓彼一籌也。按琵琶是傳奇一家語、所以爲當行、琵琶之前、尙有幽閨、非出特創、胡氏一眨一褒、皆未得事實、其他所見、諸多類此。委譚又云。琵琶記崑山有良璧詩。王允何其愚。說者以漢末有二王允。一誅董卓。一乃棄妻再取者。非也。按後漢書黨錮傳。黃允字子艾。濟陰人也。以雋才知名。郭林宗見而謂曰。卿有絕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爲從女求婚。見允歎曰。得婿當如此。允聞而黜遣其妻。蓋黃姓非王允也。今本多誤刻。故錄之。汪司馬頗取此詩。謂西廂詩無一成語者。琵琶此首差可觀。然瑜字與姿古均絕不通。又宋弘二語。大似村學究聲口。僅勝王關可耳。以上皆明人之見。傳奇家僅取流俗故實。黃王俗多沿訛。柔克依俗使事。未爲不可。不必以後漢書刊琵琶記之誤也。汪司馬所論。更爲強作解人。傳奇劇本。豈容書生考據論均譚詩者耶。西廂詩句。經金人瑞改竄。多失真面。然原本所爲。已非盡元人純正家法。琵琶崑山良璧。更覺太遠。此輩所許。皆是古人之短。委談又云。琵琶記正是此由才堪聽。又被風吹別調間。用高駢詩話昨夜箏聲響空碧。宮商信任往來風。依稀似曲才堪聽。又被吹將別調中。發語曰正是。明謂引用古人也。

此校前說爲近。然謂此處正是發語。爲明謂引用古人。亦未必卽柔克意。須知此類發語。正傳奇說唱家詞頭。便卽用之。無甚措意。不煩後人爲之實也。靜志居詩話云。聞則誠填詞。夜案燒雙燭。填至喫糠一餉。句云。糠和米本一處飛。雙燭花交爲一。洵異事也。按此與舊說湯義仍制還魂記事。大略相同。大抵文人附會。彷彿其辭。然不妨姑存之。以爲詞場中增一奇話也。元顧仲瑛輯耆舊詩爲玉山雅集。中錄高則誠作。稱其長才碩學。爲時名流。可知則誠不專以詞曲擅美也。亦見靜志居詩話。又胡氏委談亦云。高詩律尙散見元人選中。如題岳墳采蓮曲等篇。雖格不甚超。要非傳奇中語。文則烏寶一傳。見輟耕錄。小詞若琵琶諸引。亦多近宋。蓋勝國才士涉學者。又云。高則誠在勝國詞人中。似能以詩文見者。徒以傳奇故并沒之。按今傳柔克佳篇。如宿詵公房曉起偶成云。曉雨池上來。微風動寒綠。幽人睡初起。開窗見修竹。西山帶層室。隱隱出林木。境寂塵自空。慮澹趣常足。獨坐無晤言。流泉下深谷。又賦幽慵齋云。閉門春草長。荒庭積雨餘。青苔無人掃。永日謝軒車。清風忽南來。吹墮几上書。夢覺聞鷓鴣。雲山滿吾廬。安得嵇中散。尊酒相與娛。見元詩選。惟不知曾收顧氏耆舊集否。至其所制曲子。琵琶外所傳他詞甚鮮。明林陵陳氏輯南宮詞紀。收秋懷套詞。可以參證。亦讀琵琶者之所不廢也。（陳

紀題元高則成、不作誠、當由傳寫失檢、明人刻書、元乏精校、

附高則誠秋懷套曲（南宮詞記卷三之十八十九）

（商調二郎神）人別後。正七夕穿鍼在畫樓。暮雨過紗牕涼已透。夕陽影裏。見一簇寒蟬衰柳。水綠蘋香人自愁。况輕折鸞交鳳友。（合）得成就。真個勝似腰纏跨鶴揚州。

（又）風流。恩情怎比牆花路柳。記得月西廂攜素手。爭奈話別。匆匆雨散雲收。一種相思分做兩處愁。雁來時音書未有。（合前）

（集賢賓）西風桂子香韻幽。奈虛度中秋。明月無情穿戶牖。聽寒蛩聲滿床頭。空房自守。暗數盡誰樓更漏。（合）如病酒。這滋味那人知否。

（又）功名未遂。因緣未偶。共簇個眉頭。惱亂春心卒未休。怕朱顏去也難留。明珠暗投。不如意十常八九。（合前）

（黃鶯兒）霜降水痕收。迅池塘已莫秋。滿城風雨還重九。白衣人送酒。烏紗帽戀頭。（思憶）那人一似黃花瘦。（合）強登樓。雲山滿目。遮不盡許多愁。

(又)惟酒可忘憂。奈愁懷不瘳。酒幾番。血淚拋紅豆。相思未休。淒涼怎守。老天知道和天瘦。(合前)
(琥珀貓兒墜)綠荷蕭索。無可蓋眠鷗。淺碧粼粼露遠洲。藕人無力冷颼颼。(合)添愁。一似宋玉賦
高唐。對景傷秋。

(又)一簇紅蓼。相映白蘋洲。傍水夫容兩岸秋。想他嬌艷倦凝眸。(合前)

(尾聲)一年好景還重九。正橘綠橙黃時候。強把金尊斷送秋。(同前)

路史(青藤山人据通俗編引)云。高則誠琵琶有第一齣第二齣。考諸韻書。並無此字。必闕之誤也。牛食吞而復吐曰齣。以優人入而復出也。翟晴江灝云。齣音咎。又音師。無讀作折音者。豈其字形既誤。而音讀亦因之誤耶。(通俗編三十)案齣字字書中始見吳任臣字彙補。云傳奇中一迴爲一齣。俗讀作尺。或云本是齣(正韻同齣)字。譌作齣也。蓋齣乃食之已久復出嚼之。今傳奇進而復出。故有取於齣云。此亦謂齣爲齣訛。以俗讀尺證之。自爲近理。然北語爲折。南語爲齣。疑皆出坊肆。不必有出處。如謂以齣爲齣。齣又卽齣。据說文云。吐而復嚙也。爾雅釋獸。牛曰齣。郭注。食之已久復嚼之。誼甚古雅。恐非事實。雖俗語中往往有原本經典者。第以證雅俗。固可考見語源。而琵琶當時選名。實沿俗以爲用。固

不必稟經酌雅。自翻淹博也。翟氏又以北劇之折爲疑。又過泥耳。今傳奇中無不用齣者。青藤之說若信。則創始則誠。詞場典故。何可忘耶。予得舊鈔沈寧廣一種情傳奇。則用出字。或緣音轉。其實義亦非無可說。特此類詮釋。不得實事爲證。終嫌鑿空耳。翟又云。蔡邕父名棧。字伯直。見後漢書注。其母袁氏。曜卿姑也。見博物志。琵琶記作蔡從簡奉氏。其故爲繆悠與。抑未考與。(通俗編三十七)按後漢書注博物志。非僻書。若必以爲未考。則伯喈生平。又何嘗狀元及第耶。頃閱蕉窗述奇。(清涼道人)曾記一事云。辛亥中冬朔日。吳門松秀部於慈相寺前演琵琶記辭朝一折。曲調規模。可稱雙絕。觀場者贊不容口。有名士某者。拾楊升庵之唾餘而言曰。蔡中郎之父。名棧。字伯直。見後漢書注。而劇中稱爲蔡從簡。乃製曲者失考故也。予按琵琶記爲永嘉高則誠撰。記中所云。皆非中郎實事。如狀元之稱。始於唐玄宗。漢朝尙無其名。而東漢靈獻之世。丞相亦無牛姓者。此曲蓋借蔡邕二字。以寓作者製曲之意。其餘盡屬空中樓閣也。則誠舉元至正進士。隱居不仕。與貫酸齋吾子行輩齊名。豈後漢書尙未之讀。而煩後人指摘耶。彼名士者。見楊升庵丹鉛錄中曾有此論。故竊取其言。而自矜爲博學創見。殊不足供識者一粲也。予欲辨而析之。恐彰名士之短。歸而記之。以戒輕妄。(述下第十則)是丹鉛錄所論。又

在翟前。蕉窗按語頗與鄙說相符。因並錄之。唯所述名士不知何人。又簪雲樓雜記（陳尙古）別好一則。謂陳幼學（筠塘梁溪人）音曲妙天下。方都門春宴。或向主司言之。酒半歡甚。主司以請。公自顧綠袍烏帽。非可更衣作狡獪伎倆。恐重違其意。遂演伯喈辭朝。及登場。態既詔令。詞旨調暢。四座莫不心折。公之風流都雅。殆俊人也。（第十九則附記）亦琵琶談助。以辭朝類錄。臧晉叔謂則誠元本。止書館相逢。又謂賞月掃松二闕。爲朱教諭所補。王元美以爲好奇之過。非實錄也。予謂臧說或有所本。無妨存以傳疑。未可悉抹。元美又云。則誠所以冠絕諸劇者。不惟其琢句之工。使事之美而已。其體貼人情處。委曲必盡。描寫物態。彷彿如生。問答之際。了不見扭造。所以佳耳。至於腔調偶有未諧。辟見鍾王墨蹟。不得其合處。當精思以求誼。不當執末以議本也。見藝苑卮言。曲藻云。嘗見人歌浪煖桃香欲化魚。親偏春闈。詔赴春闈。郡中空有解賢書。心戀親闈。難捨親闈。頗疑兩下句意各重。又曰詔曰書。都無輕重。後得一善本。上下句作期逼春闈。難捨親闈。下下句作心戀親闈。難赴春闈。意既不重。而與上句各相呼應。益見作者之工。（李調元雨村曲話上引）琵琶借用成句甚多。不止如胡氏委談所紀。翟暉江云。一齊分付與東風。高則誠琵琶曲用此語。按五燈會元天衣詰云。一齊分付與西風。（通俗

編一）又李童山云。琵琶燒夜香句云。樓臺倒影入池塘。綠樹陰濃夏日長。一架茶蘼滿院香。寫景俊語也。（兩村曲話上）按樓臺之語。亦本宋人詩。則誠在元世負重名。且通籍。其著作又行於時。而傳之者往往舛誤。如百川書志。以琵琶爲宋永嘉先生作。（兩邨曲話引）堯山堂外紀。（蔣仲舒）謂作琵琶者。乃高拭。其字則誠。（靜志居詩話引）藝苑卮言云。南曲高拭則誠。遂掩前後。而靜志居詩話亦云。涵虛子曲譜。有高拭而無高明。則蔣氏之言。或有所據。既誤元而爲宋。又混拭以當明。前已謬於傳聞。後又疏於考證。幸其字不譌。猶得據而正之。然詞場作家。以得名而反埋沒者。又不知凡幾。豈不可歎。高拭。燕山人。元刊張小山北曲聯樂府題詞所署如此。可以判然於二高矣。（同上）

（未完）

勞苦世界

原名 Hard Times
原著者 Charles Dickens

伍光建譯

第二卷 收穫

第十二回 墮落(續)

加拉很可憐他的說道。路伊沙。你的年紀還青呢。路伊沙說道。我誠然還是年紀青。我所處的情形。既是如此。父親。我現在把我的心死情景告訴你。我不是害怕。也不是求情。當日你提議我嫁某人。我就嫁某人。我向來並未對你說過。也並未對他說過。我愛他。我曉得。你同他都曉得。我絕不愛他。我卻並

不以爲這件事爲無足輕重。我因爲盼望嫁與他。我能使我的兄弟安瑪好過些。我還可以幫我的兄弟。我的慈愛之情。只用在我的兄弟一人身上。也許因爲我曉得怎樣的憐恤他。故此我只憐愛他一個人。現在這些事。都無甚要緊。不過我說給你聽。你也可以不至過於責備他的錯過。這時候加拉兩手抱住他。他又拿那一隻手放在父親那個肩膀上。仍是定睛看父親的臉。路伊沙說道。等到我嫁了之後。什麼事也就無可挽回了。因爲我們兩人性情不合。無時不與性情力戰。反對這個惡姻緣。戰爭之力。比未嫁時更猛。至於我兩人性情。爲什麼不合。並不見有什麼普通學例解說過明白。除非不科學可以指揮剖解家在什麼地方動刀子。找出我靈魂的祕密。或者可以解說明白。加拉記得從前在書房裏。父女的談話。這時候很悲哀的說道。路伊沙。路伊沙說道。父親。我不是怪責你。我不是訴苦。我今日到這裏。另有目的。加拉說道。我能夠替你出什麼力。你只管叫我做。路伊沙說道。我快要說到這一層。父親。我偶然遇着一個新朋友。我向來並未遇着過這樣一個人。這個人熟悉世情。是個輕巧。善修飾很從容的人。不肯裝假。我私心害怕不敢存的思想。他一切看得都無甚價值。使我幾乎立刻知道他曉得我的性情。我的思想。我看不出來他不如我。好像我們性情很相近。他既然見得什麼都是

無價值的。我卻詫異他爲什麼以爲我爲值得他關切。加拉問道。路伊沙。這個人關切你麼。加拉這時候。原可以放鬆手。不過覺得他的女兒。這時候氣力竭了。看見他兩眼的光。仍照在他自己臉上。路伊沙說道。他說了些話。要我相信他。我就相信了他。他怎樣使我相信的。是沒甚相干的了。你所曉得我出嫁的情節。他也都曉得。這個時候。他的父親的臉。變了死白色。雙手把他抱住。路伊沙說道。我作到不過這個地步。並無比這樣加壞。我並未丟你的臉。玷辱你的門風。但是你若問我會否愛他。愛他。愛。父親。我對你說直白話。也許可以到這個地步。我也不曉得。路伊沙這時候。忽然從他父親肩膀上。收回兩手。拿自己兩手。緊壓住自身的兩邊。臉色全變了。同平時大兩樣。全個身子挺直起來。用盡力。決意要說出久受壓制的感覺。因爲這時候。湧洶而出。要壓制也壓制不住了。說道。今天晚上。我丈夫不在家。他同我在一起。對我直說他的愛情。此時此刻。他還在那裏盼望我。我除了跑回家。別無他法。可以把我自己扯離他面前。我不曉得我覺得憂愁。我不曉得我覺得羞恥。我不曉得據我自己看自己。算是降低我的人格。我只曉得。你的哲學。你的教育。救不了我。父親。全是你把我弄到有今日的。你用別的方法救我吧。加拉趕快用力緊抱他的女兒。不叫他倒在地下。但是他女兒發出極可怕的聲。

音喊道。你若緊抱住我。我必定是死。你任我倒在地下吧。他父親果然把他放在地下。眼看着他心所最愛的女兒。和他最得意的教育方法的結果。變作一堆無知無覺的東西。倒在他脚下。

第三卷 收穫

第一回 還有一樣要緊的事

話說路伊沙暈倒之後。甦醒過來。睜開很弱的眼。望着他娘家裏他從前的臥室內他睡的舊牀。初時覺得是一場大夢。後來慢慢的才明白過來。他現在頭重頭痛。動不得。兩眼疲倦。也覺得痛。身體是很弱。精神全不能會聚。他的小妹妹在他面前。好一會。他都不會留意。等到他姊妹兩人四目相視。他的妹妹走到他牀邊。他還是躺在牀上不響。讓他妹妹拿他的手。後來才問他妹妹道。幾時把我挪到這屋裏的。他妹妹答道。姊姊。昨天晚上。又問道。誰挪動我進來的。他妹妹答道。我想是西西。他又問道。你爲什麼想是他。他妹妹答道。因爲我早上看見他在這屋裏。他向來都是到我牀邊喊我起來的。今早他不曾來。我走去找他。他不在自己屋裏。我各處都找到了。後來找到這裏。看見他照應你。用涼東西

蒙你的頭。你願見父親麼。西西對我說。你一醒。我就得去告訴父親。他的妹妹還是很膽怯的。低下頭。同他接吻。路伊沙說道。吉安。你的臉怎樣的有許多光采。吉安說道。我臉上有光采麼。我很喜歡聽你說這句話。我很曉得是西西作的。使我臉上有光采。路伊沙一手原摟住他妹妹的頸子。這時候放鬆了。伸直手。說道。你願意。你就去告訴父親。又留住他妹妹一會。說道。是你把這屋子布置到令人見了高興。很有歡迎我的樣子。他妹妹說道。路伊沙。不是我布置的。我未進屋之前。已經布置好了。原是：路伊沙在枕上轉一轉臉。聽不見說什麼了。等到他妹妹走出屋子之後。再掉過頭來。臉向着旁門。房門一開。他父親走進來。他父親這時候滿臉都是疲倦着急的神色。他拉女兒的手時候。他的手向來是不會抖的。這時候卻抖到了不得。他父親坐在牀邊。很慈愛的問他。覺得怎麼樣。又說。昨日既爲風雨所侵。又受了極大的震動。應該很要養息。他說話的聲音很低。很帶憂愁的腔。同向來發號施令那種威嚴的腔調。大不相同。並且有時要說。還說不出話來。停了一會。很爲難才說道。我的寶貝路伊沙呀。說完這一句。又說不出來。於是又試試說。才說道。我的不幸的孩子呀。又覺得很爲難說下去。又再試試說道。路伊沙。昨天晚上的突如其來的事。衝到我身上。我說不出來我所受的驚懼。我現在所

站的地方是個虛浮的。不是個堅實的。我所依靠的。忽然倒了。我被新發露的事體推倒我了。把我弄昏了。我說的話是毫無私見。我覺得昨晚衝激到我身上的事。來得太重了。路伊沙的一生。已經同船遇風觸礁一樣全打壞了。這時候無可以安慰他父親的。他父親又說道。路伊沙。我不願說。假使早先遇着好機會。你把實情告訴我。你也好了。我也好了。何至於有今日。我曉得我的方法。不能使兒女對我有深密的談話。我會對我自己證明我自己的方法。我就一毫不放鬆的。照着我的方法實行。現在才明白我的方法。全是行不得的。我一定自己負這個責任。我的最愛的孩子。我只求你相信我的確原是一番好意。加拉很頂真的說這句話。作者要說句公道話。加拉的確是一番好意。可惜他用的是。一條不相干的小木棍。要量無底的大海。用一把生鏽挪不動的畫圓的規。去量無邊的宇宙。他在一個轉身不過來的窄小地方這裏撞過來。那裏碰過去。聚精會神的。把人生靠以存在的花花世界全毀到一草不留。他全副精神施行他的教育。比他的喧嚷不休的朋友。辦他們什麼大事。不要用力得多。路伊沙說道。父親。我極相信你所說的話。我曉得我是你最鍾愛的孩子。我曉得你用意。原是要我歡樂。我向未怪責過你。我永不能怪責你。路伊沙伸出手來。他父親抓在自己手中。說道。我昨夜一夜。

靠着書案想。把我們兩人痛苦的事。想過來想過去。我考慮到你的品格。我又考慮到你藏在心裏多少年的苦衷。我到這幾點鐘內。才曉得清楚。我又想到你到了這個時候。爲壓力所逼。我考慮到這幾層。我自己不能相信自己了。隨即拿手把他女兒的頭髮順好了。這在別人原是極不相干的事。不過在他。算是很可以留意的。他女兒看見他這種舉動。當作是他父親追悔前非。他父親又很遊疑。又現出無法可想的神氣。慢慢說道。我既然不相信我自己已往所作的事。我也不相信我自己現在和將來所作的事。我不自信你可以信我的見解。你現在回家來問我。我不知怎樣的對答你。我不曉得怎樣幫你。怎樣把事體弄好了。路伊沙這時候在枕上。稍掉過頭。臉靠在手上。不讓他父親看見。所有他一切的哀情。這時候都退了。卻並不滴淚。他父親又遊疑的說道。有人說。知識有智慧。性情也有智慧。我向不以這話爲然。我說過了。我現在不相信我自己。我向來以爲只要有知識上的智慧。就夠了。我現在看來。空有知識的智慧。也許是不夠的。我今早就不敢說。知識的智慧就夠了。倘若我不理會性情的智慧。埋沒了天性。路伊沙……加拉提出這句話的時候。還是帶着遊疑。彷彿還是不盡相信的。路伊沙仍是不響。加拉又把手放在他頭髮上。說道。路伊沙。我近來離家很久。你的妹妹也還是按着

我的方法受教育。（加拉說到他自己的方法。很有點不甚願意。）卻因為早年環境不同。稍為改變了方法。我是真不懂。我問你。稍變方法。可是好些。路伊沙不動。答道。父親。我少年時天性的感動。都壓住了。不曾發露。一直等到後來。性情同環境不和。倘若妹妹天性的感動。能同環境相和。這是極好的事。以後走的都是歡樂的道路。不至蹈我覆轍。讓他謝謝上天。這是上天所賜。他父親這時候。很悲傷的說道。我的孩子呀。我的孩子呀。我見你這樣極不歡樂。我很痛責自己。你說你不怪責我。也不相干。於是低頭對女兒說道。路伊沙。因為我受了愛情和感激的影響。我慢慢的變了。我疑到道理所未會作。所作不到。性情卻無聲無臭的都作到了。你看是不是的。路伊沙仍然不答。他父親又說道。路伊沙。我並不是性情驕傲不相信。你在我面前。我還能驕傲麼。你看我剛才說的能夠這樣不能。是不是這樣。他父親再看看他。不再發一言。就走出房去。他走了不久。聽見有很輕的脚步聲。路伊沙曉得有人站在他身邊。他並不擡頭。心裏帶點微怒。因為他很不願意有人看見他受這樣的困難。這時候有人輕輕的摸他的頸頸子。他曉得那個人當他是睡着了。他就由得那人摸。一點也不動。慢慢的休息。他曉得這個人是來照應他的。不知不覺。自己眼中含淚。

時屆夏令天氣炎暑風燥非常傳染疾病之微生蟲由灰沙塵土中飛散各處或垃圾穢污中蒼蠅雲集則蠅足最能傳毒於

垃圾筒宜蓋好



洋六角每六瓶大洋三元郵費在內收用郵票清導廉士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暑熱天氣如何衛生

腐敗之瓜果中致令喉痧紅熱症由瓜果中致令喉痧致相繼死亡甚為可畏是以暑季之垃圾筒宜嚴密蓋好勿令飛蠅駐足為要且各人最好便也必需通暢有序為最要者醞釀成毒乃是各症致腸胃也閣下如患大便閉結取由色清導丸則大便經百紅也清導丸則大便經百消弭於無形且使肝經有胆汁調和一切胸悶氣序穢污面上紅瘰癧疹自必消除兼療痔瘡痛苦均有清導丸凡經售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廉士醫生藥局函購之患

出牙 各症 以及 蛔蟲 之患 使此 女孩 身弱 多病

現已強壯活潑感謝嬰孩自己藥片之奇功

小兒出牙時期每多痛苦疾病蛔蟲能使小兒瘦弱無力因飲食爲
 蛔蟲所收吸不獲滋養故也嬰孩自己藥片療治出牙痛苦甚爲神
 奇且可立除蛔蟲蘇門答臘東方馬登仙打巫結馬拿也黃望眼先



生來示云小女出牙時期痛
 苦萬分且腸胃內患有蛔蟲
 甚劇延醫服藥毫不見效即
 試服嬰孩自己藥片日見全
 愈易于出牙寒熱即退心神
 安寧且蛔蟲亦消除現已三
 歲活潑伶俐深感嬰孩自己

藥片之奇功也如尊處無從購買嬰孩自己藥片即需郵票大洋六
 角寄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回件每六瓶大
 洋三元郵力在內

韋廉士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The Story World

(Issued Weekly)

General Sales Agent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不許轉載 投稿簡章

中華民國廿五年九月廿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胡寄塵
上海開北寶山路華字四十五號
發行者 小說世界社
上海開北寶山路華字四十五號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印刷所
分售處 各埠商務印書館及大書坊

- 一 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間亦酌用文言
- 二 投寄之稿望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數若干亦請書明
- 三 投寄原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詳細註明
- 四 稿未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時署名聽候在稿者自定
- 五 投寄之稿在五千字以下者用函覆不用不退還稿惟長篇在五千字以上者如不登載得因稿先聲明並附郵資寄還原稿
- 六 選登之稿酌致薄酬如下
- 七 酬報之類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函商若投稿人欲自定數目者請於寄稿時一并聲明
- 八 投寄之稿一經揭載後其著作權即為本社所有
- 九 願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聲明
- 十 投稿者請速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轉小說世界社收

定價表 廣告價目表

每週一冊 全年五十冊	零售每冊大洋陸分 郵費國內一分 國外四分	定價	
		全年	半年
		五十三元	二十五元五角
書價連郵費		國內	國外
		一元五角	二元三角
		四元六角	

新疆蒙古及日本照國內 香港澳門照國外
郵票代價作九五折以一分二分及二角為限
郵章如有改動隨時減

特等	底封	全面十二	半面	四分之一
優等	封面及對面	四十八元	二十八元	
上等	封面及對面	四十四元	二十四元	十四元
普通	封面及對面	二十八元	十六元	十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繪圖刻圖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欲知詳細情形請至上海北四川路商務印書館虹口分店內「廣告公司」接洽 遠地函詢即行奉復

定閱諸君如有詢問事件或更改住址通信時務將定單號數姓名定戶在何處寄何處四項詳細開明方可遵辦實錄定戶太多簿冊繁重非此四項無從檢查難免仍有誤寄特先聲明

兜安氏秘製保腎丸

背痛

腎弱則背痛宜速治愈
 否則風濕痛腎筋痛神
 經痛水腫膀胱炎石淋
 小便諸疾接踵而起矣
 此丸專治上述諸症效
 驗無比洵屬男婦老幼
 之良藥也患者盍試之

